罪惟錄

五六

罪惟録列傳卷之三十一

叛逆列傳

邵榮 趙繼祖

邵榮以功歷官平章、嘗敗周兵於餘杭、奉命救處州苗亂圍湖州不利、破其援兵、榮勇悍善戰、與太祖同起兵、恩誼特厚。自平處州遐、益驕蹇、出怨言、元至正二十一年、與趙繼祖謀叛、伺上閱兵三山門、設伏欲起、會大風猝發、吹旗觸上衣、不解、上疑、他道還、為宋國興所告、帝親鞫之、得實、為涕泣與訣。伏誅。繼祖、濠人、初隸滁陽王麾下、為太祖所親信、取鎮江、克常州、攻江陰、歷陞院判、

論曰、与布衣恩誼不薄、且無所激、而太祖兵威頓挫、何所恃為國鬪、謗伏三山、無月日、環集者、争、或寧之告、丁、逢災異不寔也、親鞠何求而不淂矣。

蔣英劉震李佑之賀仁德

蔣英、劉震、苗軍元帥也、初隸楊完者麾下、太祖下金華、時完者見殺、来就款、俾城守、元至正二十二年、叛殺叅政胡大海、及其子関住、郎中王愷、總管高子玉等、脇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從乱、典史李斌懷印走、朱文忠遣元帥何世明等馳救、兵次蘭溪、賊懼、掠城中子女降周、與潘原明協守杭州、及原明以城降、太祖命懸大海像、刺英震心血以祭之。

李佑之、賀仁德、亦苗將、與蔣英等同部、既降、大海命守處州金華、約同日起、於是叛殺院判耿再成、總制孫炎

知府王　及朱文　文忠遣元帥王佑、屯縉雲、遏其
橫溢、會上遣平章邵榮討賊、戰仁德於劉山、敗之、佑之白
殺叛黨懇誅、

論曰、英震等、係苗軍、族類異、易形恩怨、其任鷙也
性也、佑之等相因而起、則初之遣金處、誤倚爲
犄角而失之哉、

熊天瑞（周遂）謝再興 王宣（迭里迷失喬 魚判宗玉相）張良臣

熊天瑞、湖廣荊州人、以樂工、乘亂聚兵、從天完、掠江湘、後事陳友諒、攻陷臨江吉安及贛州、以參政守贛、兼統吉安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署其幟曰無敵、自称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元至正二十二年、降將孫本立守吉安、天瑞攻破之、本立見殺、大都督朱文正、戰漫之漢犯江西、檄其兵、不應、友諒死、僞遣子元震往援、不果至、意圖廣東、以舟師下宵江、元何真遣却之、還贛、常遇春鄧愈揔兵合討、不克、環困之、令汪廣洋馳諭、不省、明年、援絶粮盡、使元震詣軍門乞降、盡献其地、帝戒諸將善伺之、果奔士誠、為士誠裂礮、

多中傷々多石盡々廟甓砌為礮具、及城破、執伏誅。

吳元年、茗洋賊閻遂歸款、復叛、討斬之。

謝再興以故舊從渡江、長女妻朱文正、次適徐達子、出都

督諸全所信用左右總管萬戶糜與王二人、潛販鬻杭州、太

祖以其洩国事、誅之。召再興還京師、而使李夢庚以參軍代

之、久之、上復令再興往守。元至正二十三年夏四月、再興

怨夢庚出己右、遂叛、殺知州欒鳳、々妻王氏以身蔽鳳、并

見害。執夢庚降周、導寇東陽、敗去、尋与弟謝伍為士誠守

餘杭、朱文忠等合兵圍之、使人紿伍、爾兄以小隙外走、非

爾罪、早歸命、可以不死、伍乃與弟姪五人出降、與再興皆

磔市、

王宣、興化縣人、元末為司農掾、會黃河決、自請以都事治河、工成、授招討使、走芝蔴李、復徐州、授義兵都元帥、歷鎮沂州、已陞宣及其子信、俱為平章、洪武元年、大將軍北伐、帝以書諭之、不省、達師抵城下、使梁鎮撫入說之、已約降、緩攻待之、梁既還、宣復閉門拒守、達怒攻之急、乃出降、子信方出募兵、達令宣手書招其子、子不從、與兄仁走山西、宣伏法、是年、已降故元留守迭里迷失謀作亂、王田知縣史卿發之、就法、又濟南喬僉判降、復叛、討平之、明年、故元降臣宋[illegible]以兵散卆謀亂、河南同知徐麟詗得其期、先

期蕆平之。

張良臣係思道弟、為元守慶陽、與李思齊相唇齒、洪武元年、思齊以臨洮降、思道懼、囑其弟留守、而身跳寧夏為王保保所執、良臣聞之、請降太祖方馳諭大將軍達、良臣兄弟譎詐、毋為所中、達遣右丞薛顯往受降、良臣果佯郊迎而夜襲顯、顯走脫、達怒、圍慶陽、嚴城下、良臣父子方覘井欲下、指揮朱杲持之出、送大將軍正法、

論曰、天瑞自大故傲。而再興胡、以肺腑輒亡二。不知天、并不知人矣。興良臣之偽降。可無責也。而亦名之為叛。所為義、不可不正者歟。

玉琳蘭秀曹真

玉琳、新淦縣僧也、洪武中、與其黨楊文曾尚敬等、聚衆為亂、建元天定、未幾、官府捕誅之。

蘭秀、昌國縣民也、洪武中、偶掘得方國真舊印、遂妄自大、聚衆、衆爭附之、破象山縣、縣民蔣公直、王剛甫等、伏義兵東禅山、誘賊中伏、擒斬之。詔賜公直白金百二十兩。

曹真、廣東海寇也、洪武中作乱、勢甚橫、官府不能制、延安侯唐勝宗、南雄侯趙庸、合討平之。又平浙毀吳達三葉丁香等。

論曰、天命有歸。反側子徒不自活。玉琳等三人而外、沅陵向珍八、[illegible]縣饒一箴、樂安俞勝、真州王昭明、惠安陳

同綏、寧縣以天祐、浦城李清、鄖城易文通、高州何均善、川中田大蟲、彭普貴、程鄉鍾丈遠、惠州謝以青、英德周廣生、海陽魯承蔭、韶州郭曰輝、龍川龜文山、河南朱黃頭、黃田袁萬山、雩都夏三、蒙化高天惠、會同王漢、階文千戶張者、先後弄衆洪武中。總之。不。能。為。亂。者。也。故不為傳。永樂中、浙之麗水周叔兇、福之政和王均亮等數、楊棠曰此愚民攫食。急。之。未。易。獲、且。堅。其。為。盜。之。心、遊撫定之。

曹欽 叔吉祥

曹欽者、正統間太監吉祥之從子也、吉祥不知所以進、常以都督監麓川軍功、弟鉉、世錦衣衛副千戶、姪鐸、世錦衣衛指揮僉事、奪門功、與石亨並見寵用、而封從子欽昭武伯、卽以為嗣子、又官其兄鐸、從兄鏞、皆都督、吉祥為人、鷙小惠、不識文墨、時恐事歸司禮、覬上顓任內閣、籠內閣附已、不如意、輒中之、尋與石亨爭寵利短、亨上前、亨曰、卽內外惟爾我、胡自二、吉祥悟、與亨相結、驩表裏、彗星見、言官張鵬等、以吉祥與亨等致之、卒臺臣論奏、吉祥等疑內閣徐有貞李賢主使之、牽帝衣、哭曰、奪門時、出萬死立功、鵬內

官永從子永誅非罪、曲承內閣、殺奴、〻死矣、上為下有
貞賢獄、尋謫外、益更箝制言路、令御史給事中年三十五
以上者留任、以下者調外三十六人、會風霾之變乃止。自是
吉祥與亨出入禁中、侮上弄權、上心久厭之。已而亨伏誅、
上并革曩所冒功官。而吉祥所庇諸達官如故、錦衣指揮
逯杲、始亦由吉祥進、既為上、覺察石、曹兩家陰事、急吉祥
益結諸達官、為死黨、欽慮旦夕不測、悒〻有異志、偶問客
馮益、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耶、客曰君家魏武、中官節
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然未有以發也、錦衣百
戶曹福來欽家奴、私出貿易、欽追獲箠楚之、幾〻死、言官劾

欽擅治職官不奏送法司與私令家人出不給文引三者皆罪上姑曲赦之而下諭公侯駙馬伯等官毋蹈此轍欽懼不免果復伺欽甚迫於是與其兄弟都督鉾及鉉從兄鏞若其黨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謀曰縣官持我急不發者行為石亨續矣會鹵入邊上令懷寧伯孫鏜統京軍出欽密約掌欽天監太常少卿湯序為選日庚子昧爽上視朝策遣先一日欽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餘人約朝門開擁殺鏜等奪門入而吉祥內直廬素所部禁兵且可為內應遂以二鼓起時鏜與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方待朝朝房而都指揮馬亮與阿的納帖木兒孛羅完者

禿亮數人、從欽席卞去、告變鐘〻寄以聞欽以亮等卞去
益急、疾馳逐杲門、杲出、且騎、斬之、碎其屍、恨都御史寇深
杓與善、而卒建劾之、與欽索西朝門得深、〻方俯著靴、及
及、破其身為兩、庶吉士楊安者、被傷死、學士李賢待朝東
朝房、聞變驚怳出、則甲而及者數人、砍賢肩、傷耳、少選、欽
提逐杲頭來、叱及者、執賢手曰、我一門盡忠迎駕、何所得
罪、而杲必欲譖、搣之、誠不得已、出此、賢曰、即此可誠告上
欽勒作奏、從吏部尚書王翺所、貸楮筆、以欽意作奏成、從
長安左門〻鑰入、門久不開、久之、守衛軍拆御河之岸甎
以壘門、欽往來嘯呼、睨賢及者數、吏部郎中萬祺曰、不念

李、曾草尊公碑文、好意欽、乃與鐸去、更索兵部尚書馬昂、
而廣寧侯安、突過被傷、時天已曙、懷寧伯孫鏜、令其子軏
及輔大呼越獄變。獲者重賞。征西諸軍毋行也。稍集至二
千人、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好男兒皆來。
從我殺賊。亦集數十百人、時欽、退屯東華門、出鏞接戰鏜、
自辰至午、鏜。擊。斬。鏞。欽中流矢馳去。猝遇恭順侯瑾、、戰
死。軏奮斫欽膊。尋亦戰死。欽創甚、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
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鏜發神臂弓射之。追。斬鉉。
欽等還攻朝陽門、不克、悉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盡閉。
雨甚傾之、會昌侯孫繼宗兵亦集、欽逃歸、匿井、趣殺之。而

并殺鐸是日上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于市并
追磔欽鐸鐇等以殉籍其家伯顏也先湯序馮益等皆伏
誅追封瑾梁國公贈深太子少保軏百戶而繼守賢昂等
皆加官進馬亮阿的納等右軍都督僉事賞賚有差而欽
妻父賀老獨免賀老先見欽貴盛絕不與往來欽為求一
官力辭去

論曰吉祥計欲仍南內帝而立皇太子果太子忌其父
南內則可不然昏溺矣揔之負疑不自安而遂杲等之
激之乃出此頗文達非忌曹氏者久在其算中而帝不
知之觀後睨及而獲免豈与與惡已甚者同日語哉

唐賽兒

唐賽兒、山東蒲臺縣民林山妻也、少好佛、自稱佛母、山死、祭墓歸、得石匣、山麓、藏之、有妖書、及寶劍一、因削髮為尼、以其術誘里閭、隨所須、皆可致、又詭言能知前生後化、翦紙為人馬、立起戰鬭、永樂中、往來益都安州莒州即墨壽光諸處、於是莒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以紅白旗為號、兵數千、據益都卸石棚寨、青州衛指揮高鳳、以官兵剿之、敗、散上、勅安遠侯柳升出討、僞降、夜襲殺都指揮劉忠、升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婦百餘人、賽兒遁去、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急、都指揮衛青、別備倭海上、便宜移救

安丘、斬賊共六千餘人。賊平。詔以升迺遣、且忌、下獄論罪、而賽兒終、不可獲、上令法司、盡句、山東、北直、尼僧、詣京、師、詰、問、先、後、幾、萬人。婦女。事。佛者。爲一。大尼。既而捕得之、臨刑、加。不。能。入。不得已桎梏獄中。蔡卒衛之。未幾。伺間、忽解。脫。去。不知所終。時坐失賽兒伏法者甚衆。

論曰、問。賽兒。將。欲。何。爲。

鄧茂七 蔣福成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名雲、正統間殺人亡命、依閩寧化豪陳正景家、以豪俠為衆所推、有司、立茂七為墟集長、遠近商販咸就之、漸恣橫、為仇家所許、遂與正景拒捕、率黨刼上杭、還攻汀州、推官王得仁三戰敗之、擒正景伏法、茂七奔據杉關、連攻光澤、及邵武、破順昌、去之、是時尤溪鑪主蔣福成聚衆以呼無賴、旬日得數萬、襲尤溪據之、遂與茂七合、拒官兵於沙縣、同知鄧洪等兵二千餘人盡敗沒、御史丁宣使人招諭、殺使者、出謾語、旋據貢川沙縣、稱閩王、置里圖甲、後御史張海使二都指揮提兵四千剿之、賊以二

十人、伺隘截殺、二指揮勢益張、十三年、詔都御史張楷與都督劉得新等、往討之、楷便道攻處州賊葉宗留、都督陳榮指揮戴礼並戰敗死、上方命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佩征夔將軍印、及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益兵出討、而副使鄧宏譽已小敗賊太平驛、都督得新大捷建陽、殺賊千五百餘人、於是招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而沙縣賊首張縣孫等自首復業、琴遂誘擒偽將劉宗、羅海郎七等、而楷復殺賊千餘人於延平城下、賊衆稍卻、移寇建寧、左參政張瑛署府印、戰死、盖茂七嘗保險高嶺、指揮其衆、至是張縣孫、與羅汝先等、還入間賊、令茂七棄險親攻延平、則金濂等

大兵亦至合擊設伏追殺茂七中流矢死餘賊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裴後洋有女將軍者廖氏妖淫善幻術最驍捷平江伯豫並分道合擊指揮王鉞捕廖于高陽里詔以黃琴為主簿羅汝先為縣丞賞其間賊功

論曰辛而茂七伏誅遲六閱月土木之變乘勢畫仙霞而自為尉佗計夫誰禁之女將軍廖與賽兒唐易地而處恐高陽之里不復可問或云茂七沙縣民初從御史柳華檄為總小甲率鄉民什伍以防寇與弟茂八稱俠健其鄉佃田例租外有饋親上歲如額鄧獨倡其鄉免饋且令田主自運田主以破例聞縣拒捕殺弓兵刑白

馬而起

葉宗留 葉希八

葉宗留、慶州慶元人也。處多銀坑。民無頼者並緣為奸利。正統十三年秋、宗留聚衆、盜少陽坑、無所利、復徧叢雲山諸坑、及政和之少亭、不足食。恍然悟曰。以此衆而困諸方。可得哉。不如掠人便。衆喜諾。數日集千餘人。招龍泉人葛七為教師、習兵器、遂由浦城叔建陽、躪建寧、截路車盤嶺。[redacted]行旅晝斷。會都御史張楷奉命討閩賊鄧茂七道梗。指揮戴禮請先宗留身戰賊黃栢舖。殺傷相當。宗留中流矢死。官兵不知也。賊退入山。復擁葉希八為渠魁。出劫、據十三都。禮與都督陳榮進擊大敗。榮禮皆死之。楷以勤命疾入

閩、希八益肆、焚浦城、過龍泉從者數萬人、擁據雲和山中、麗水賊楊希、鮑村、陶得二等、各率數千人歸之、遂掠府城工部尚書石璞總兵官徐恭、率兵二千討之、恭閉關不敢出戰、城中乏食、賊攻城益急、恭將沈麟、耿安、王晟、皆敗死、詔張楷平閩、還定處州、至是楷駐金華、令軍中製竹笆先驅當樂。、賞罰笆。不得去。戰銅山勝之。賊死者千一百餘人、鹵百餘人、賊阻險自保、淛江僉事陶成、以賊中親屬何受等三人、為導、單身入賊巢、招之。於是賊黨陳諫、胡先出伏款。而希八、楊希、陶東倫等十餘人來歸、給帖、令復業、始知留。巳死。黄栢。鋪。緋衣。員。劊者。是也。移日賊黨余海、四陳

川十、余下等、三百餘家、亦出降、並令復業、招撫男女頃二萬餘人。其陶得二引去、已復符叔、楷奉璽書再諭之、得二等焚其寨、衆盡解散、會英宗北狩、朝議以陳荣等死坐楷罪、功不得錄、

論曰、掘地不得。遂攻城。夫希八窮不足為魁。何至楷動衆經年。殘師敗將。至以老母百口為質。辱亦甚矣。嗟功成留不贖陳荣等之死耶。

黃蕭養

黃蕭養、南海沖鶴堡人、貌浸眇一目、有智數、坐盜刼、收入獄踰年、所卧竹床枯忽青、漸生竹葉、同禁者以為異、徽計匿利斧飯中、斬獄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待道入海、嘯聚群盜、旬月間至萬餘人、於是攻圍郡城、官兵禦之、輙為所敗、城中饑、幾不守、都指揮使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時有小艇、故載業及鹽魚者、急棄若避賊狀、官軍問賊蕭養何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業中、擒清、盡殲其軍、押清呼門、清不從、罵賊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稱東陽王、紀元、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僞官百餘人、正統十四年、命都督董興總諸道兵

征之、明年、興幕下文生　隨行、至半道夜半雞輒鳴、語
興曰、雞不時鳴、由賞罰不當。頭公嚴核軍令、經清遠峽、有
白魚躍舟中、軾曰、此亡紂之徵。往必利。時蕭養聚舟師千
餘艘湖南、勢張、衆欲請益兵、軾曰、益兵則曠日。數為備。不
如以狼兵猝擊之。三月、有大星墮賊營、軾曰、四旬之內。賊
授首矣。至是興與賊戰大洲頭、大勝。蕭養中流矢。擒。伏誅。
餘黨悉平。興後封海寧伯、天順中坐曹吉祥黨、謫戍廣西、
論曰、蕭養。亦。應。列。星。乎。僭號東陽。五年動衆。亦一奇也。

劉通 李胡子

劉通者、諱名千斤、河南西華縣人、有膂力、能手舉石獅、衆乃諱之、鄖陽多山、元至正間流、適作亂、不能制、國初命鄧愈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西、四川四省、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天順中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其巧黠者。遂自相雄長。歸衣千戶楊英、嘗使河南、聞其故。疏。請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不報、先是正統中、通惑于妖言、往襄陽房縣、与妖僧允天峯謀為亂、至天順八年、有石和尚者、名龍、通遂奉以為謀主、以劉長子名馮喜者為國老、以苗龍苗虎等為先鋒、

通、子、聰、具、約、東、于、大、木、戶　黃、旗、據、梅、溪、寺、偽、稱、王、偽、號、漢、改、元、德、勝、署、官、校、衆至數十萬、襲鄭、漢、中之境、擄掠出沒、西至漢、沔、東至蘄、黃、民無寧居、成化中、尚書白圭為總督、撫寧伯朱永為平虜將軍、至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兵合勦、分道進、敗其前鋒。冒險深入。擒劉通苗龍等四十八人。磔之。而石和尚與長子等、復遁窮巖、攻刼巫山太昌等縣治、圭復調參將喜信等窮討、賊詘、指揮張英下摠旗者、遇長子相搏、紿曰、若。无。主。名。以。石。和。尚。來、。可。受。上。賞。長子畀內閒。縛石和尚出。旋獲劉通妻連氏。偽國師常通。偽給事中王靖。偽都指揮苗龍張石英等三十人。偽千百戶張

剛等六百餘人。前後斬首萬千餘級。諸郡邑悉平。論功、主加太子太保、進永撫寧侯、而震封興寧伯、英被譏、不賞。他坐死、時賊雖平、戍守未設、未幾、餘黨、李胡子、復亂、流民歸者至數萬人、勢復猖獗、七年、詔都御史項忠討之、諸將急進兵、忠不可、以流民陷賊、多不自意、亂猝不得脫、乃持榜入山招諭。於是山民卒携老幼來歸者。四十餘萬。賊不能止。勢漸不振。然後縱兵入、斬首二千餘級。賊黨執殺李胡子以降。遂發兵搜捕諸山谷。盡從出之。發還鄉者百十四萬餘人。編戍者萬餘人。諸郡邑復平。進忠左都御史、十二年、流民以歲饑復集如前、有司例屏逐、祭酒周洪謨嘗作

流民說以哀之。於是令都御史原傑。出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户。願歸故土者十之一。餘各占曠土。限丁口給之。割湖廣竹山地爲縣、割鄖縣設鄖陽府、分置鄖西縣、割河南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栢南召伊陽三縣、析陝西商縣地爲商南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爲州、以鄖陽府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仍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設都御史。居鄖陽。兼制三省。以鄖稱撫治。其後野王剛、伸淮茾、甫倡亂。輒討平之。盖無所逋逃。四邪不興。自易帖也。

論曰、驅逐流民。而蜀以亡。見之唐季矣。古有分土。無分

民二語誠屬遠略夫無以畜衆致多失業之民且不諳經野徒怯不耕之士昔人称項忠功在一時而原傑功在百世誠有然也明末張冠求牧其地熊督果能如原傑撫治之疆理之或倖漸貽而但圖苟安是逐虎而與之以竭非計矣明定武之運延此亦以其險故

王臣張金峯 奉冲宗文 元圓曉

王臣、不知何許人、初以奸利受刑、折脛、號王瘸子、得異術、物、經其目、輙可塗去、或亂人財物、投水中、則自袖出、成化中、夤緣近倖、得為錦衣千戸、與太監王敬、奉命採藥湖湘江浙等處、所至縱暴橫索、無度、括取江以南、詩畫玩好殆盡、拘蘓庠生、概與錄妖書、諸生陸完輩、激起毀之、巡撫尚書王恕、疏臣與敬、且為不軌、敬充淨軍。棄臣市。傳首江南。

張金峯、妖僧也、不知何許人、初遊陝西朝邑、頗以藥餌符咒惑衆、縣官逐之、乃往聚衆終南山、自稱釋迦佛、與其徒行安行興等、各有名號、裂帛、為旗。祭、以嬰孩。刻日為二十

四諸天大會男女焚香唄以法法什起舞歌歸則咒虎豹嘗其路不得去脅遍行負不從者殺之懸其屍於樹成化中事敗獲之以正法。又宗文元者浙餘杭人館于徐歷山家得異術白日有鬼為役。每呼仙童。隨所須。則自侍巾櫛。進衣履。攜杯濺爵研墨伸楮。無不如意。但不露於声。至或怒詈。則飛磚走石。叱去乃已。久匿踪時有桑冲者得大同山陰男子之術先是自男子貌婉約似婦人嘗貌為女賈歷誘良家閨閣以魘魅法亂之既醒不能言無覺者桑冲為其弟子盡得其術歷四十餘州縣如歸其家偶至晉州有無賴子强欲淫之。拒不得。洩其非女狀。所在聞之官。獄具

併捕其徒七人誅之。隆慶庚午、妖僧圓曉、以假尼誘亂浙之餘杭、按察吳教傳洨之、伏法。又真定女師亦僞爲者、付市。

論曰、事起于惑衆。常至于動衆。臣恐趄。金峰亦豈能以狂樂哄正人哉。冲等之亂風化。萬死不足贖也。而文元幸不以術惑人。

滿俊

滿四名俊故元部落把丹孫也國初把丹以衆附授平涼衛千戶其屬散固原開城等縣號土達滿四驍捷好殺時出刼行掠牛馬聚惡少食飲參將刘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入賄已又以他事收之入賄已四乃大恨曰吾徒為二人作家不甘成化四年逋渭縣民避徭匿滿四所而致仕都督張泰家被掠畜牧或指土達張把腰鹵為之時襲把丹陞指揮僉事滿璹者為滿四從子奉上檄捕滿四及張把腰急滿四遂與其黨李俊謀襲叔璹號集土達叛入石城據之石城去平涼千里東西山壁峭數十仞非引繩不可

登、壘墻山𨫼、二三丈、城中無水、循棧道、得數石池、蓋昔人
通、之、以避亂者、劉清與戰不利、再戰、都指揮申澄死之。賊
勢益振、勅巡撫陳介、與寧遠伯任壽、會寧夏延綏兵合勦、
時寧夏兵先至、督兵廣義伯吳琮、勇、介、疾、入、賊偽迎、軍。餘。
退。信。曰、勿。輕。我勞之水。候之。琮不听、賊驅羊前、梃木棍其
後、官軍大敗、遺器械資賊甚夥、介欲自殺、賊乃驅諸土達、
悉入石城、可二萬餘人、間從靖寧州路、掠衣布粮米、詔逮
介等獄、八月、出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劉玉充總兵官、蔡
兵五萬五千人、往攻之、復擢馬文升為都御史、出巡撫陝
西、協勦、忠文升先後至固原、得賊檄遺書、願宥罪、居石城

免其從、忠以為賊計緩兵、輒分各道進。延綏兵首失利、逼
城、伏羌伯毛忠違令、攻東山入隘、死之、總兵劉玉、被圍城
下、中流矢且潰、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狥、陣定、玉護創還、
是月彗出西方、兵部尚書程信、議益兵、以撫寧侯朱永出、
大學士彭時、度忠能辦此。請永飭裝待報行。時環攻久、文
升與忠謀、必絕其芻汲。釜魚自斃。日引兵搦戰、賊堅壁心
不出、已請降、要忠文升入城、忠單騎率二卒往、滿四詐忠
杉參將劉清指揮馮傑、斂賄諸土達、諸土達怨傑、清出兵、
乞宥死請降。忠許之。而以滿璹被刼叛、非其意、璹隨忠出
既滿四念罪大不可赦、復擁卄丨索戰、而內自為亂忠等悉

乘之、賊衆多有出降者。有楊虎狸、一曰虎力、最驍、為滿四素心膂、亦降。遂與盟、令入為間、誘滿四出戰。虎狸諾去、遂耀兵東山、而滿四果聽虎狸間、乘白馬出。是日賊矢多向上。戰良久、伏發、執滿四、復擒其驍將馬驥南斗等、踰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為主、逆拒、忠等益困守之。十一月、賊潰出、分捕斬首數千級。惟滿四從子滿能、猯太平、舍人、最狡捷、跳入青山洞、乃用火薰之、出就擒、遂夷其城。紀歲月而還。時尚有餘賊百餘人、走據彗箒山、明年、賊首毛哈喇亦被誅。盡夷其險。是役也、失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尋於石城迤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户所、陞固原為衛、防之。兵

未還、報北虜入河套、咸曰偉也。不與虜合。論功增監軍太監劉祥祿米、王陞左都督、餘陞賞有差、

論曰、此都指揮申澄。輕死。以勇。滿四。也。計不反顧。乃益鴟張。果得礮書時。宵石城而緩困之。一力士事耳。掌大城。動搖中外。將卒糜廢。闖算何如哉。百口馬項功。太。平。日耶。覆之。矣。相傳滿據地得印保元帥府事、以是橫肆、火烟能為腹心、馬冀尚斗為股肱、啖歌保歌為爪牙、從子滿能滿玉為羽翼、衆之歟、後乃從之、

孔布

孔布託言曲阜人衍聖公家人子身長七尺餘手過膝年十七師事少林僧存老授以黑夜釘身烏鴉飛法三年告去存老戒勿取禍布乞食廬州大姓蔡氏家以雄黃塗裘懸之垣上有光蔡出見以為布能空飛敬礼之布遂自言二十五當大貴蔡不即信遂跨欖竹中庭扶二尾飛出垣外遇句容人張洪稱為軍師洪有勇力頗諳星術遂傳其術還至蔡家蔡以女妻之目為后稱蔡愛國公愛國公又以族女進為妃於是愚民轉相告語拜奉者数十家於弘治二年之五月起事衆各焚其居操農器以前至河

南宫軍逼之圍數重大敗連生奚滅者三萬人受國公被執伏法而布與洪竟以術飛去不可得存老亦遁去

論曰吾惡其借曲阜之姓也曲阜只有鏞安得有布

藍廷瑞劉烈廖恵 鄢本恕

藍廷瑞、四川保寧人、嘗從山中得古棄印、尋又掘地得一劍、遂以為有天瑞、將保寧賊劉烈、又聚衆掠陝西、僭稱王、官兵累敗之、烈不知所終、正德四年、廷瑞乃與其黨鄢本恕、廖恵等、謀反、收其餘衆、復起、勢猖獗、僞稱、刮地、掃地等王、衆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破通江縣、詔尚書洪鍾總制、會四川湖廣陝西兵討之、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連敗之于桃城峡。及湖廣之鎮坪茅埧、擒廖恵戮之。殺溺死六千餘人。廷瑞奔紅口、合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兵追及、復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總制鍾與俊議

不合。每牽制、賊以間收集散亡、轉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鍾乃檄兵分路進勦、六年、湖廣參議方瓛等、追賊陝西之石泉縣、賊窮、求款、詐就四川東鄉縣之金寶寺、以聽、然賊實無降意、越期十餘日、始至、使人請營山縣治、及臨江市、駐其衆、必質一旗官、乃出、鍾、等、咸許之、賊意伺防弛、突走、而官兵七哨西守、不得間、遂以所掠女子、詐為已出、願嫁領兵士舍彭世麟為妾結驩、鍾。許。世。麟。受。之。遂伏甲世麟宅。廷瑞與本恕等以女故就宴。半酣。出。縛。之。分勦其餘衆盡。論功鍾加太子太傅、俊陞右都御史、餘陞賞有差、是年江津縣賊曹甫、復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

吴景僭號稱順天王都御史後另調兵擊敗之于元旦出
不意誅甫甫黨方四任騶子擁餘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
等府後方有事藍鄧不暇追襲方四等遂呼集復衆數萬
四僞稱總兵任僞都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
色號猶尊曹甫為王思報復勢張時貴州兵敗之於思南
播州兵敗之於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
復入四川攻南川馬頭閔東鄉永澄等處百戶柳芳戰死
鍾興俊檄各路兵夾剿之敗賊江津之合小坪破其四營
賊以八千人舁攻具向江津官兵迎擊連勝之賊據高梁
自保俊等遣人招撫賊諾至期不至俊令所獲賊家屬往

說之、賊盡殺其家屬不聽撫、且云任自散、乃從、於是副使李鐵蔣贊兵六百入賊、不能支、大潰、斬僞御史任鬚子、追殺三十餘里、生得方四妻妾、四竄走還鬪、隨復竄、其妻妾去、適入思南境內、不可得、是役也、合前後斬獲、及墮溺共七八千人、俘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捷聞、賞各有差、俊不全、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雖功成、權貴忌之、自度不為時可、輒以疾乞休、臺諫累奏留之、不起、且去、蜀人號泣于道、謝事、從方四蔣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蔣、先後倡亂、兩江重慶之地騷然、鍾坐玩寇落職、都御史彭澤代、次第盡之、九年、蜀平、

論曰俊主必勤而鍾主撫以是常齟齬然勤與撫無異格觀機耳俊識膽過人鍾以體分臨之遂使成功遲後然則專任俊可矣而不專任俊有由嗟乎使久任俊何必彰御史

謝志山藍廷鳳池仲容

謝志山者、江西南安橫水賊首、藍廷鳳、其桶岡賊首也。初華林姚源諸賊、都御史秦金多所招撫、未大懲艾、良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其仇。時相詬訾。恐刼之。諸宄亦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群起為盜、正德十二年、詔以南贛巡撫僉都御史王守仁、為提督、集兵討之。桶岡西通湖廣、而橫水左溪犄其東、守仁計大檄湖廣兵、夾攻桶岡賊。而出不意。先。橫。水。左。溪。於是分遣都指揮許清、指揮郟文、知府邢珣、伍文定、唐淳、季斆、知縣王天與、張戩、縣丞舒富、八道入、而身自南康期日會左溪及橫水。橫水賊首謝志山、與

其黨蕭貴模等、聞湖廣之檄、有事桶岡、觀望未有備、且以
橫水盤踞、衆險中、宜兵不郎至守○仁○猝○郎○賊○巢○三○十○里○而○
軍○賊始據險設備、守仁潛遣鄉兵四百餘人○攀崖伏賊巢
左右險峻○覘賊出與我兵決○輒○舉○號○鳴○噉○吹○亂○之○又令機
巧善緣者○入險○預發其所置礧石滚木○遂逼十八面隘○兵
方接、而所伏鄉兵內應○賊驚○以為盡得其巢○不戰潰○指揮
謝昊、先登○破長龍等五巢○志山棄險走、各哨兵乘之○邢珣
破磨刀坑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二巢○許清破雞鳥三巢○
皆○會○橫○水○唐淳破羊牯腦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郟文破獅
子三巢○余恩破長流坑三巢○舒富破箬坑三巢○李斅破上

西峯三巢。俱會。左溪。遂分兵為奇正二哨。奇為衝鋒。正為
接應。分道搜捕。復覆其巢二十餘。是時伍文定、張戩、亦破
數巢。入會。而湖廣兵漸逼桶岡矣。守仁曰、桶岡地尤險阨。
而橫水左溪潰賊奔入。遲之守必力。我困。重險非策也。不
如遣人招降。以誤之。於是縱所獲賊入巢。諭禍福。桶岡賊
且降。橫水左溪之奔入者。不可遂。遲疑無所為計。兵分四
道冒雨入。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籠聚議候命、而衆已破
險遂奔十八磊、相持竟日、已合勢併擊。賊大潰。那珣破桶
岡大巢。諸軍連破十餘巢。時湖廣兵亦至。會勦遁賊之未
下者。復破數十巢。計出師自十月、甫六十餘日、前後破賊

巢八十四。擒斬賊首八十六級。及諸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加守仁右副都御史、池仲容不知何自起、嶺南浰頭賊首也、與謝志山、藍廷鳳同時逆命、焚掠甚、浰頭連界閩廣、橫水桶岡、近湖廣郴桂、初守仁出師橫水桶岡、恐其乘虛出擾、使人招降之。諸賊頗順。惟賊首池仲容未決、有金巢者、率五百人來降。守仁令從征橫水。及橫水破、仲容懼、遣其弟仲安求款、愿從征立功。守仁測其不誠。令從別哨。以遠其歸路。會桶岡平、仲容益懼、嚴為備、守仁。故使人。牛酒。勞之。仲容曰、非敢戒使者。有仇龍川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已先款。恐一旦見危。蓋

珂等故所部三千人强嘗恨仲容不受其所脅以故仲容心忌之守仁輒縳盧珂等於庭大言仲容方遣弟仲安從征實已歸化即奈何讐之遽繫獄則潛使人就獄善諭珂等勿懼吾爲汝尋仇汝急使人歸集衆以待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士散兵歸農而使仲安歸語仲容盧珂等且伏法其黨猶可慮勿撤備仲容益不疑又别購仲容所親說仲容宜親郎軍門謁謝仲容果以四十人至則守仁早檄諸郡縣之兵僞云合勦珂及志高英二黨與俟仲容出並會浰頭而珂等亦已脱繫提兵爲導襲斬仲容大巢守仁日牛酒犒仲容故遲日庭鞫珂等至須仲容入伏甲

之。而右〻〻兵知府陳祥、邢珣、李斅、推官危壽、指揮姚
恩、郟文、千戶孟俊等、益搗〻〻浰諸巢。大戰龍子嶺。俘斬甚
衆。追捜二十餘巢。得其金龍、霸王、印一、餘賊精悍者、尚八
百餘人、聚九連山、山四峻、止通一道、賊守嚴、守仁乃令官
兵。衣賊衣。抵暮。詭為賊。之敗奔者。甫入。輒反擊。大兵應之。
賊盡殲。追躡山谷。擒斬畧盡。自正月迄三月、前後破賊巢
三十八。擒斬賊首六十。及諸賊二千餘人。俘降千餘人。
論曰、王提督聲桶岡。而先橫水左溪。兵法。所為誤之也
至于浰頭、已遣弟從征。止以尋仇未至。既詭以致戲下
矣。又復大還。前諾。恐不足。以為名。然則一試之。術。執守

仁曰天下事成于責任之專敗于旁撓使以熏康為提督
而中貴監之文成郎才智絕豈能成功如此速哉

劉寵劉晨楊虎劉惠

劉寵行六與弟晨行七霸州文安人也與齊彥名等俱任俠善騎射摽行旅為河北響馬正德初逆瑾用事征索傍午敲朴慘烈民思亂切寵等時從同鄉用事中貴人谷大用馬永等潛入禁內數漸有輕朝廷心還自負益暴殘會都御史寗杲捕急遂與其黨楊虎劉惠邢老虎等相結納為盜所至諸窮民響應之旬日衆數千人流劫山東還入畿內官兵屢敗橫不可制趙燧者文安罷諸生也以能達諢號風子文安陷家屬被殘一水中賊劫其妻將污之燧憤披殺二賊之劫也去遂從以通文義為渠魁主謀議　以副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討之

時承平久、京營皆市井遊惰、偉亦紈袴、素不見兵革、中錫書生、欲效漢龔遂化渤海事、推誠招撫之、寵且就、晨不可、曰今政在內臣、馬都憲果能遂初諾、他日爭潛使人入京伺上意、賂中貴求赦、不得、遂貳約、復為盜、殘故城、以馬都憲初議撫、戒勿入其家、於是中外騰謗、坐中錫縱賊、專自庇、下獄死、而偉奪爵、時賊已數萬、又分為二、劉部其弟晨、齊彥名等、寇山東、楊虎部劉惠趙鐩等、掠河南、約共有南都、議封拜寵連攻青縣景州獻縣阜城靜海滄州、劫漕運、破棗強、知縣段豸死之、虎破興濟、亦劫糧運於滄州、執東光知縣顧甲、署南宮、至景州、總兵馮安擊敗之、殺賊千餘人、已追擊之小

灘、官兵敗沒者七千人、指揮趙文被執、副總兵李瑾戰山東蒙山等處、復敗績、龐與虎等遂略濟南東昌兗州、登萊等郡邑、勢益橫、時惟樂陵一邑得保、知縣許逵令嚴民環室築墻穴竇出入、壯士候及竇下、賊不得徂擊、火亦無所施、詔能逵、擢兵備僉事、敗賊利津及德平等處、於是以太監谷大用為總督、兵部侍郎陸完為提督、駐臨清、副總兵張復、率邊兵討之、遊擊許泰、擊賊彥名於棗子巖、敗之、追躡大名府、前後斬賊首乙千九百級、而楊虎破靈山衛、日照等縣、至宿遷、高郵衛指揮陳朋與戰、敗績、被執死者三百人、楊虎被追、渡河溺水死、眾推劉惠為主、而㡭妻崔氏

驍健、自當一較、號、楊寡婦軍、攻霸壁、執知縣陳伯安、不屈。
釋之。又執虞城知縣、亦釋之。連破虹縣、永城、夏邑及歸德
州、至亳州、指揮乙部僧兵禦之、敗績、僧兵死幾半、惟鹿邑
與蔡縣、預出境饋金、得免攻。時劉晨等往來山東北直隸、
殘河以北、頗為官兵所蹴、勢稍微、衆五六萬人、劉惠等躝
河以南、衆至一十三萬、惠偽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為副
元帥、陳翰者為元帥府長史、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嘗
具乞恩疏上聞、以誅君側奸臣為名。尋攻陷裕州、及上蔡
縣、殺御史及都指揮等、同知郁采、知縣霍恩、咸死之。詔更
移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兵、專討河南賊、而陸完

等專經畧河北、劉惠等攻唐縣二十八日不克引去、乃分
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陷泌陽、前大學士焦芳
走免、賊取芳衣冠被庭樹斫之罵曰必手誅此賊謝天下
焚其室復發其先世塚墓盡而困均州城以馬文升家故
不屠都御史澤、會河南及湖廣土漢兵連搗惠等、大破之斬
獲及溺死可五千餘人復追奔光山、六安、羅田等處、焚斬
五百餘人溺死千餘人賊蹙陳翰赴總兵仇鉞請降衆多
潰散惠單率餘賊萬人保應山、僉事鄭詔復敗之二郎畈
窮追投溺死千餘人惠迫自經死趙燧削髮得僞安度牒
僞為僧遊食至江夏為軍人趙成所發正德七年夏四月

也而劉寵等擾山東總兵劉揮敗之古縣鎮止餘數百人
奔北直隸香和寶坻玉田等處餘黨復集仍號数萬突武
清叅將王杲戰死伏羌伯毛銳禦之於真定銳大敗僅以身
免失所佩印時朝議重賞格斬三級益一官於是率殺良
冒功遊擊彬至殺一家非賊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不為
理自是報級累巨萬兌與谷大用等至十数降勅獎諭犒師
費太倉金至二百餘萬此時河南賊劉惠等已平寵益勢
孤累敗走黃州被扼圍風鎮寵與子仲淮急赴水死劉晨
齊彥名等奪舟入江往來搏擊上至九江下迄通州官兵
不能禦操江都御史出戰敗績兵多溺死然賊終勢詘戲

駐狼山會大風作舟壞走山被圍晨中流矢復登舟亡為
風覆溺死獲彥名始知溺水故乃同趙燧檻京師中道磔之
論功封太監谷大用弟大寬為高平伯太監陸誾弟永鎮
平伯仇鉞進咸寧侯咸世襲加陸完太子太保廕一子錦
衣衛百戶餘各陞賞有差諸中貴勳戚子弟以奏名從軍
冐功授官者千餘人內帑為竭後數年或有見劉晨於西
山寺下蓋狼山不死云獲趙燧軍人蔣成超授正千戶
論曰觀二劉之樹研焦勞不啻均州其所持足以聾衆
況乎君側實未清有可為名以是殘中原郡縣幾半之
而不解幸大臣委蛇扶持朝無朋黨雖帝德不光而社稷

未至傾擾。或曰如二恩、行小仁義。據形勝。按紀律。相為犄角。其鋒迅利。百過。譎濠。豈完。等所。能辦。其相傳。劉窓軍前二旗、偕書崇寶三千、直搗幽燕之境。龍飛九五、重興湯武之師、想昂係趙燧之葉、

李福達

李福達、山西崞縣人、其先世以幻術、從劉千斤、石和尚、作亂、成化間、及劉石敗亡去、福達其孫也、正德中、復以其術走延綏、秘一室坐臥、令其徒皷吻驚俗、謂彌勒佛空降、當主世界、注水一盂、引男女自照、得諸冠服狀不等、遂以為其當、文、武將相、其當后妃夫人、於是遠近爭來照水、貧富爭捐貲、共圖不軌、至有甘心破產上千金者、遂鼓衆刼縣、殺人、官兵討之、衆敗、福達先遁、尋從妖賊王良謀反、連坐、獲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伍、後清句山海、復逃、潛洛川縣、仍以妖術煽誘、其黨邵進祿敗、連及被獲、又自称張寅、非李

伍、得脱、戳居五臺縣、往来大同之同戈鎮、借匠籍輸粟、為太原衛指揮、與武定侯郭勛暱、其仇薛良發之、執其子大仁大義、福達乃自詣獄、坐妖言謀逆、先後鞫訊、代州、知州杜蕙胡僖、証其罪者、李景全等三千人、時巡按御史張英如訊、獨巡撫畢昭以証者戚廣言、及其獄、坐良誣、口外為民、継御史馬録至、復竄治之、又如前訊、武定侯勛、寓書録囑免、録并發勛書、於是左都御史聶賢、及給事中程格等請并坐勛、對狀具服、帝特宥之、已而録與巡撫江潮、給事中常泰等、必論勛如律、遂提解京師、刑部尚書顔頤壽、會訊午門、福達語塞、而戚廣供初未就吏、安得此言、獄上

時勛附璁蕚得幸上以順壽偏狥欲親聽之大學士一清
言天子不問應獄詔覆訊順壽懼改矜疑上乃并逮馬録
鎮撫掠治一時論救諸臣俱逮繫順壽益懼竟出福達而
以良抵故不及録也上益怒并逮順壽獄命璁蕚獻夫署
三法司事合勘之得馬録篋中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
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諸私書詠引
罪致仕餘皆被逮復逮侍郎孟春獄具坐録故入人罪陷
勛問官阿録指各如律有旨薛良誣告論死前布政使李
璋前按察使徐華文阿巡按殺人媚人戍極邊遇赦不宥
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瓊挾私彈劾戍邊給事中王

科等六人扶同妄責俱為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
王啓都御史汪瀚劉文莊大理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
淵畏避言官推勘不寔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
才逞忿横議吏部侍郎何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
仲賢交通私札各褫職閒住知州杜蕙胡偉下巡按御史
勘問巡撫畢昭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馬録發烟瘴遠戍其
績逮至者給事中常泰員外劉仕戍邊寺副杜鸞御史高
世魁任淳姚鳴鳳僉事司馬相俱為民僉都御史張潤太
僕少卿張英御史滿任戚雄俱閑住
論曰一郭勲之暱幾瓜蔓只李景全等三千人幸脫

耳。而李伍張寅、與福達有幾活。

李子龍

李子龍原名侯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年三十餘貌韶秀無鬚類小宦者蹤跡詭異遊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甲子當極貴浪走陝西一遇道士田道真與狎妄傳讖語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韋家有母孕十四月生兒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環遶之異得權聞其說遂蓄髮改名龍所至輒誑惑又有日者黑山僞批有云遇猴雞鳳凰變等語益自信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初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僞朝章勘合并幻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等長隨鄭忠等乃

得寅緣出入內府嘗混內侍班或登萬歲山憩御床羽林
衛百户朱廣同小旗王原得見子龍称為貴相傳與左少
監宋亮右副使穆敬等伙之執蓋司扇等執事不得志者
拜以為師遂有非分之冀石忠以報織染局內官韋舍因
潜住內侍韋瑛外舍韋家奉以為佛妻以義子之女處于
正寢石忠等北面拜得權不回禮勢盡張己而刺事旗較
孫賢等知之竄三人其中亦以接礼為名漸聞約束擬於
八月之某日往真定府舉事遂白於太監黄賜以聞果
獲所私造袍笏冠帶物含自殺子龍石忠等皆伏法
論曰猴雞変鳳凰此妖也妖非賊而常至於賊子龍欲

為妖且未成何能賊非望之言大言之耳可知八月真
定之說其告變者之自爲地已也

丁大全 胡雪二 王浩八

丁大全寨贑州南安之界、正德初、與瑪瑙寨賊首胡雪二、声勢相倚、焚劫出没、衆至萬人、官府不能制、大全嘗突出竄參政趙士賢去、索享值還之、益驕肆、攻破瑞州府、肆殘虐、詔都御史陳金總制戎務、檄副使周憲及南昌知府李承勲、以兵入靖安、破瑪瑙寨○擒雪二○斬首六百餘○盪五寨○還攻華林、憲輕時、三路之師未合、遽進、墮險、被執、遇害、詔乃協以大同諸邊兵、久無功、尋又檄田州岑猛狼兵並勦、狼兵虐民不堪、金主撫、寘賊来降者、號新民、用以向導、承勲○故○知○兵、乃○計○購○降○賊○黄○奇○以○宿○衛○使○不○疑○厚○結○之○奇感

必報、于是盡露賊寔、鼓內應、密期會、無知者、至日、承勳並
土酋猛、大言賊授首不後旦日矣、君以五百奮領讓首功、
且賊有皆尔也、猛問計、曰唯吾從三鼓卿枚躡山抵寨外、
忽有潛啓柵入衆者、故哥也、猛未敢入、始知內應、冐夾擊、
斬首三千餘級、捷山、浸斬獲千人、藥林平、大全就鎮、於是
移擊東鄉賊、先聲下之、時浩八、尚負固姚源、叅政吴廷舉、
单身入撫、為賊所執、臨以鋒刃、不怵、日賦詩謳吟、賊以其
儒雅、不敢害、廷舉乃間得其情、推誠勸賊左右共執其党、
開門降、獨浩八脫去、未幾、撫全疑後變、遇聽殺降、降賊復
叛、潰圍、出殘饒信、至徽衢、于是更益兵追捕盡之、究之浩

八不可得也○撫金奏東鄉立縣○隸撫州○姚源立縣○隸饒州○夷華林瑪瑙二寨○為巡檢司○諸新民給產與墾○禁同畔不得以私仇相尋○

論曰、撫宜行脅從○以加劉惡未善也○即或任撫○亦宜別首從而輕重處之○庶有所懲而始勸○不然是獎亂也○民○相謂悔吾初○不一○相矛○若夫曲庇新民○昔既橫行○今又畏格使同類不敢仰視○則何不遷○遷以滿大敵○○雖殊寵何○妨○未幾橫水左溪浰頭之亂○復煩大舉○豈非金姑息之所貽歟○雖然主撫者○勢有不○得不○然○兵食難○副○文法太○擊○戰○不○免○勝○敗○之虞○徒為○言官口○塞○不○如○苟○安○受上○

賞。已。知。何則廟。算。止。料。目。前。故。事。也。按正德中、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廣。省。常。用。不任。所。養。非。所。用。廟。算。云。何。

進貴葉三保

進貴、葉三保、福建福州左右中三衛軍人也。正德十四年、以月糧逾期不發、亂衆憤、貴等擁呼二千餘人、有不苟從者、立碎其家、狂譟左藩伍符、斬私署入、伍時已陞都御史、未釋京任、聲踰垣走、符子甲被執、同經歷羅玉、驛丞吳楷遁、或反接、前驅、笪而祭旗、貴等自稱大總兵等名號、分校另為隊伍、鎖閉四門、城以內御紳閭室、率大艱捐餉、免殘、勒太監尚銀二萬兩、時致仕尚書林瀚等、公請都御史林廷玉、三司官走賊營、美詞撫慰、不聽、貴復集鄉徵林俊等、合屯閩元事、設盟誓、刻期攻延平、有司聲言不知所

出、又有三衛軍人鍾通、恐為進所沒、暗約其黨、無所奉命、突疑擊之、人露刃入賊營、佯為黨賊、賊不為備、忽擒奉憲、挐賊、衆奔敗、賣距門、自縊死、元保潛遁九條觀、邑覘習校、搜擲地、伏法、餘黨從不問、

論曰、武廟時劉通等、擾亂中原、青元保苦是、當其一校、然幸延手之门未啓、倘與弄潮兒內外相煽、上已勞勤六載、可憂也、觀此案都御史至賊營、而名於一言以解、知之難未易言、

郭鑑　柳忠　疤子季富子　王寶　黃鎮

郭鑑柳忠、大同鎮卒也、嘉靖甲申、巡撫張文錦築五堡城比九十里、議出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卒懼鹵、不願從、訴文錦、文錦不聽、故嚴促之、卒郭鑑柳忠、暨諸悍一呼衆集、狙殺、叅將賈鑑、裂其屍、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懼、連鹵、招撫之、甫入城、輒索首亂、急、鑑忠遂脇諸卒、焚府門、及都察院門、刼獄、因為亂、文錦倉卒踰垣、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脅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燹武庫兵仗、介而馳、欲併及總兵江桓、及太監王甲並走免、出有罪故總兵朱振於獄、願奉為主、振不得已、與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

縱火殺人衆譁振頗戢安之撫殺二十餘人為乞鎮巡請
赦宥詔復振爵隨以蔡天祐為巡撫都督桂勇總其兵而
太監武忠出鎮守使侍郎李昆宣勅赦諭衆暫解散尋復
肆掠桂勇乃稍督兵擒殺五十餘人笞鑑忠等且釋之以
安衆而人心洶洶訛言日至適他鎮參將李賢部衆道經
大同衆譁且屠城而戶部李枝轉餉至又以為下密旨也
起殺知縣王乙乱復作脅索代府賄王曲應之潜奔宣府
卒兵卒不能定上命侍郎吳瓚及都督魯綱率師討之制
曰誅首惡脇從弗問也於是桂勇令苗登諸將計擒鑑忠
十一人斬之而鑑火郭巴子復糾胡雄黃臣徐氈兒等倡報

復脅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殺人掠其貲郡人泣訴天祐止兵天祐令擒首惡贖罪於是迹得徐氈兒等四人斬之函首詣瓚請緩師瓚還朝再敕天祐等除脅從必盡餘黨并慰諭代王還國四年郭疤子及胡雄等潛入城度不免復誘餘黨夜焚總兵王振第天祐閉城索首惡四十人斬之大同以寧至十年癸未復有李富子王寶之亂是秋北鹵渡河將入寇詔特設總制以兵部侍郎劉源清鎮之而都督郤永總其兵舊鎮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鹵衝約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時以治裝乞假一日不許十月之七日夜五鼓殞星如雨

鎮卒李富子、王實等六七人倡呼、應者數十人、遂攢殺瑾
及其弟副總兵以下如不聞也焚都憲門脅巡撫為乞宥
原總兵掠擅揖指揮使事巡撫潘倣奏瑾苛刻所激可弗
問源清以為法不得廢詔必收首惡赦脅從時源清駐陽
和乃榜大同五堡之変朝廷處大寬今稔惡加赴餉為天
討所不宥於是五堡遺孽偶語不自安以為追理甲申事
僉事孫允中檻諸首惡詣軍門請先斬餘徐圖之毋及五
堡事源清不聽以因屬御史蘇佑訊而遣參將趙剛等率
甲士三百人捕乱黨巡撫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為諸
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諸鎮卒懼濫及率変

起、拒巻不納捕者、且訛言兵來屠城也、做令允中、吏緝擒首乱王弓児二十餘人○斬之○而弛不捕○詰旦、源清乃以大師至城下、斬関入、肆殺掠、五堡遺孽、遂悍呼不可制、閉城逆拒、礮殺叅将曹安、擅攝指揮朱振自殺、郤永等三面攻之、不能下、舊中軍馬昇出獄、與舊被革叅将王安、郭全等受推戴、為指畫、負隅益堅、做但䟽将士貪功致變、而源清䟽巡撫諸臣、黨逆、做、允中、坐是罷、兵部尚書王憲、謂非大創不可○乃以江桓總兵、而擢樊継祖代做、源清議不與継祖合䟽請假金牌、単騎入城定之、不報、復䟽宗室諸文武已從賊、兵部是其議、有命趣攻之、源清百道攻城、至以

水灌之、諸乱卒益為訛言、守益力、大掠城中、遣人誘北虜
数萬人入寇、永師與戰敗、北城中鼓噪以應、虜酋長数千
人入城、諸乱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作酬、於是虜留精騎
相持、餘衆分掠渾、應、朔、懐等郡邑、數月乃去、朝議再益兵、
上意獨不許、歸罪源清及永、源清於是詣城、索首惡、時郎
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廉、俱陥城中、而指揮昇前
為賊所擁戴者、威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為、遂
歃血盟、昇令鎮撫王鑾出告繼祖云、黄榜坐馬昇等寛誣、幸
出原首亂七人、并脅之、則請聞、曰城中恨七人切骨、願内
應殺七人、善、郎中榮等還、朝廷萬勿漫、緩攻、信之、継祖發

慰諭。令還報。源清心二則佯許之。而令人穴城。詐給粟。又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恚恨。將不利於棠。久之得免。源清知事不可為。謝病去。上怒。斥罷之。以張瓚代。甲申二月。瓚至。信。王。寧。祊。報。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先馳密諭城中。而令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陳朝廷恩意。衆皆呼萬歲。尋繼祖亦入。諭馬昇。令上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級。馬昇與推戴楊日林夜殺王郭二人。以自效。郤永猶倡言。繼祖且伏兵為內應。衆軍夜驚。繼祖堅卧不起。事乃定。尋收逆餘三十六人正法。大同再安。詔徵劉源清、郤永

下獄、源清削籍去、衣降、立功贖罪、潘微孫允中復職、而張瓚樊繼祖、楚書、詹榮恭、賞賚有差、

論曰、五堡單、豈能守、与死而不如死亂至于季王之役、追論五堡、以益其馳、議盡全黨、以勵其勇、始于十數人、而幾至失守名城、是豈主兵者所為計、而廟堂必祖源清何欤、幸而十年間、無意老幕此城也、

李英

李英南直沛縣人與其黨王道佘丁過安吏計果等多人以妖言倡亂于是江淮之間金科馬永陳用沈貴張科等口稱天魔下降真主出世翦紙成兵偽授侯伯等官有神行捷足千里偵伺擬于德州潛伏另置通書交通南岸北岸結聚大支小吏不等犯清水混水界所列六十二處分作四十二天妖書妖咒偽符偽印盔箱託言京師大部人之傳授滁州五攢山衣鉢嘉靖中督學御史李養正蕨之遠伏法

論曰以妖偽為衣鉢則五燈之外一解觀少林僧衣鉢

人討正悟○朝廷不禁○閻浚藉之已毀○則宜天魔之下降

也○也

馬祖師

馬祖師者、不知何許人、傳正德中妖賊李福達之術、以盆水照影。文武冠帶、男女具備。馬即因其影。署官爵大小高下不等。走愚氓。即士大夫家子弟。往往惑之。嘉靖三十六年羣聚浙、烏程之雲霧山中、自言能剪紙為兵。或為蝴蝶樣。人以刀伏擊之。則反擊多傷。夜能飛入人家。男婦聽時多為所壓。輙昏瞶不醒。其所書符。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字樣。或云自廣西邊海來。時魁首蔣鵬、蔣潮等、部練其衆。頭揭白巾。擬九月之十四日起。有鄔彩者、先三日發于縣、知縣事蔣弘德、集捕擒之、鵬潮越城去、焼叔烏鎮雙林等處。總

制胡宗憲委二千戶督兵勦之。脇從者被殺數百人。而馬祖師終不獲。于是風聞警惧。自蘇常抗嘉。無不晝夜鳴金擊鼓。哄逐不休。越數月而後已。

論曰、宗憲方治倭未靖。不敢以聞。其所得冊名。率士大夫素善。遂焚其籍。不深求。或亦徐山陰渭之贊之。盖扶翼。文理頗有。大盖存矣。

趙劓兒於鑾兒王經

趙劓兒、遼陽悍卒也。遼東諸衛所例、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嘉靖中、巡撫都御史呂經、輒檄行清覈、衆怨。會經責築墩臺急、劓兒等遂譟起、請罷工。中軍都指揮劉尚德、叱衆去、衆鬨毆尚德。而經倉皇踰垣走、匿馬苑寺幽室中。劓兒等圍寺、執經、裂其衣冠。出故遊擊高大恩於獄、欲奉以為主。大恩卒自投於獄。巡按御史曾銑、奏尚德阿經失撫字狀。為劓兒等乞原。詔懸榜省諭、察首譁者。以韓邦奇為副都御史代經。未至、經還至廣寧、擬扣諸軍月粮草價飾裝、卒於鑾兒等、狃遼陽前事、復鼓衆

倡亂、出因張孝兒、率衆持梃、搯院門、入執經、數其故侵尅殘害狀、裂膚捽髮、裸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閉五門、焚經私篋、及諸公牒盡、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為四部、鳴鼓市、驅經、及其中軍都指揮袁璘、因首揚標、歷五門、孝兒且行且號、批經頷、窘蹙備至、已復繫之獄、脅鎮守太監王純、諭璘激變、乞故總兵郤永、侍郎周述代經、於是撫順城、備禦指揮使劉雄、亦以掊斂為其部卒王經所因、時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叛軍、疑偽為天使脫經也、復譟擁經、及官校、置諸獄、已釋之、御史銑、具以聞、密刺首惡、授方畧於副總兵李鑑、備禦韓承恩等、捕剿兒等四人、蠻兒

等十三人。王經等七人。梟示。尚德、璘、永、戍極邊。華世、龔、雄戍邊。經華職、閒住。

論曰。魯銑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啟之也。李璉之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啟之也。則遼東視是矣。使如銑言。按覈重究。可以正國法。肅人心。帝狃小安。未善所處。

師尚詔

師尚詔、河南柘城人、為司市老人、每强斷衆服、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事、遂橫謀不軌、嘉靖三十二年七月、結衆剋日發、郡以他事遣卒至其所、尚詔疑偵已、猝起殺之、以祭纛、夜薄府城、時已有中諭矣、開関納之、刼庫獄、捆載去、詔革河南巡撫都御史讞、存儒職聽勘、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守令咸匿學宮、以免、尚詔家故冗金、蓄娼姬、及出攻城、而柘城無賴、乘虛掠所蓄、淫其姬、〻識其人、以語尚詔、遂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得之、因掠公私帑庾、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連陷

鹿邑、巡撫都御史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藉、
勢益猖獗、衆至數十萬、尋攻宿州、官兵追敗之於五河。副
使曾邦輔、復與戰大捷。九月、獲尚詔於莘縣、誅之。賊平。
論曰、賊猶知尊學宮。司市老人法也。雖城而與以所怨。
即奈何不横(行)數十萬、似宜戴宣尼木主、贊以諸生、分勸
之。曰君子義以為尚云云。

哱拜子承恩

哱拜、胡種、嘉靖中亡抵朔方、来歸、驍勇、屢立功、授叅將、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父子多蓄蒼頭軍、聲言報国、承恩嘗聽調青海還、心輕邊卒孱弱、益翹喜自負、撫臣党馨頗嚴刻、時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虚粮、承恩益怨刺骨、而拜義子千總哱雲、及遊擊土文秀、亦以他事啣馨、萬曆二十年二月、鎮戍請冬衣布花及月粮、嚴扣未給、拜承恩遂激衆起、推軍鋒劉東暘為會長、東暘者靖鹵衛人、狂狡有謀、晨入總兵張惟忠帳中白故、惟忠悸不能一語、遂露刄、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出党馨於水洞、與繼芳並見害、

收印符釋因繫縱掠聽鮮主謀刼惟忠以扣餉激變報總督尚書魏學曾遣標官張雲等諭降會哱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至中衛互市承恩嗾二人冐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合兵入寧夏索總兵敕印惟忠與敕印自縊死東暘遂代莅總兵任據城刑牛馬盟偽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雲左右叅將挾慶王代請貰罪分遣王虎何安等出據城堡會諭降張雲至東暘曰必授我總兵官及許朝等副叅以下專倫寧夏然後解甲否與鹵馳潼關也承恩狥玉泉營遊擊傅桓拒守為千户陳繼武所執就繫再狥中衛狥廣武叅將熊國臣等棄城走河西望風靡獨叅

將蕭如薰堵平虜不下王虎等據抄鳴沙州勢逼河東三月副總兵李昫攝總兵進勦遊擊吳顯趙武一援靈州一援鳴沙張奇沿河扼賊南渡時靈州都司吳世顯且黨逆欵為內應參將來保誓守不得間賊遣教人馬世傑奉金帛勾虜着牢僧等合拒我師昫急分兵渡河遇虜邵剛堡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之乃却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惟鎮城為賊所據虜着力兔打正等引控弦三千突金貴堡歷鎮河入屯演武場賊括城中子女悅虜并上河東西地圖拜文秀辮髮胡服糾虜攻玉泉而哱雲引虜着力兔北攻平虜堡急參將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

躲○哱○雲○死○并創賊驍昊数霸、鹵遁走塞因掠粮道、聲扼花馬池諸處○總督移師花馬池往撫切盡妣吉、使諭鹵無助逆○趙武方被困玉泉得李昫促援、圍始解○昫與原任總兵牛秉忠、分六路抵鎮城、會麻貴自調戍代李蕡為副將、賊出東西二門、各精騎三千搏戰、昫衝鋒數撓○奪賊火車百餘輛○追奔溺湖水死無算○是役也、延綏副總兵王通傷額、榆林遊擊俞尚德以後至見殺、而麻貴蒼頭軍、特先登鹵着力兎擁三千騎從定安堡擾我、以牽東渡詔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督撫葉夢熊朱正色、以苗兵淛兵來賊陽請撫、陰勾鹵、迄無成功、會日本平秀吉破朝鮮、東方復洶

洶、御史蔣春芳、疏請厚市賞、縻鹵、伺間決黃河大壩水灌
城。可以得志。上更賜總督魏學曾尚方劍、便宜行。六月、分
五軍攻城、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刘
承嗣攻其北、麻貴率遊兵專待敵、哱拜開北門出戰、意突
陣勾鹵、貴裨將馬孔英帯。先登却之。擒斬賊八十有七。拜
入城、與鹵信絶。監軍梅國楨、與提督如松、統遼東宣大山
西兵、繼至、作長圍困賊、拜使養子克力蓋、出邀鹵、裨將李
寧。追。斬之。鹵莊禿賴、與卜失兎、合犯定邊小鹽池、而着力
兎萬人、從花馬池西入、麻貴偵擊。挫鹵石溝旁。而董一元
擣鹵前鋒土昧營。鹵驚。去主苗兵將龔子敬陳殁、賊拜竟

援絶、七月、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賊遣小艇挖
堤洩水、遮取之、具言城中乏食。詔罷學曾、以夢熊代、賊潛
重賄勾虜、虜着力兎、復以八百騎入鎮北堡、以萬騎壓李
剛堡、分部渡河、如松遣裨將李寧、馳擊虜黃硤口。而勁卒
千餘。身往策應。却虜張亮堡。捕斬凡百二十級。獲馬駝無
算。虜盡走出塞。九月、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内変、我師
陽調舟筏擊北關。賊果北禦。而南関鋭卒。攀縁入。賊縋張
傑下城、懇貸死、總督陽諾、諭。哱。氏。、殺。劉。許。自。贖。東暘僞風
疾。手刄土文秀曰。好。頭。領。毋。令。他。人。斷。之。承恩與畢耶氣、
連殺許朝東暘、懸首城上、大兵入城、夢熊更令、旦日不盡

哱氏、以賜劍從事、遂執承恩。拜、倉皇就縊。闔室自焚。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等。寧夏平。督撫以下、陞賞有差。原督學曾、免為民、

論曰、時通貢之。邊防大弛。撫臣馨、愢兵惟忠、不知兵、長亂于始。遂使開邊釁。哱帝劉王。驁不可制。帝嘗曰欽貢。未。足。深。恃。識。遠。見。矣得莫乃在絕勾鹵。張亮堡之戰。与守靈州平鹵功豈不益偉哉。